

#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党的创立时期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山东大学

#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党的创立时期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山东大学政治系中共党史教研组选编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

## 說 明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学生“要自学，靠自己学”，教员“应该少讲几句！主要是学生看材料，把材料给人家。材料不只发一方面的，两方面的（正反面）都要发。”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我们编辑了《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供我校政治系中共党史教学之用。

由于我们的理论水平有限，加上时间仓促，难免有缺点和错误。现在印发给学员试用，广泛征求意见，以便今后进一步汇编。

本书系内部教学使用，希注意保存。

中共党史教研组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

# 目 录

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一）（1919年7月）	1
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二）（1919年7月）	4
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三）（1919年8月）	8
李大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13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	18
共产党月刊短言：共产党底根本主义	24
苏联第一次对华宣言（1919年7月）	26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1922年7月）	29
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1923年1月）	44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1923年6月）	45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年1月）	47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宣言（1925年1月）	58
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1926年12月）	63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宣言（1927年5月）	68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1927年7月）	79

## 附 录：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	87
现在与将来（张东荪）	91
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陈独秀）	105
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陈独秀）	112
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戴季陶）	123
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戴季陶）	151
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	180
陈独秀给蒋介石的一封信	182
中共四届三中扩 大会议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	189

毛 泽 东

## 民众的大联合（一）

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闇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

我们豎看历史，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那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最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最大的运动，必有最大的联合。凡这种联合，于有一种改革或一种反抗的时候，最为显著，历来宗教的改革和反抗，学术的改革和反抗，政治的改革和反抗，社会的改革和反抗，两造必都有具大的联合。胜负所分，则看他们联合的坚脆，和为这种联合基础主义的新旧和真妄为断，然都要取联合的手段，则相同。

古来各种联合，以强权者的联合，贵族的联合，资本家的联合为多，如外交上各种“同盟”协约，为国际强权者的联合，如我国的什么“北洋派”“西南派”日本的什么“萨藩，长藩”为国内强权者的联合，如各国的政党和议院为贵族及资本家的联合。（上院若元老院，固为贵族聚集的巢穴，下院因选举法有财产的限制，亦大半为资本家所盘据。）至若什么托辣斯（钢铁托辣斯，煤油托辣斯……）什么公社（日本邮船会社，满铁会社……）则纯然资本家的联合，到了近世，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因之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也苦到了极点，社会也黑闇到了极点，于是乎起了改革，起了

反抗，于是乎有民众的大联合。

自法兰西以民众的大联合。和王党的大联合相抗，收了“政治改革”的胜利以来，各国随之而起了许多的“政治改革”。自去年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和贵族的大联合资本家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改革”的胜利以来，各国如匈，如奥，如截，如德，亦随之而起了许多的社会改革。虽其胜利尚未至于完满的程度，要必可以完满，并且可以普及于世界，是想得到的。

民众的大联合，何以这么利害呢，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人数既少，所赖以维持自己特殊利益，剥削多数平民公共利益者，第一是知识，第二是金钱，第三是武力，从前的教育，是贵族和资本家的专利，一般平民，绝没有机会去受得，他们既独有知识，于是生出了智愚的阶级，金钱是生活的媒介，本来人人可以取得，但那些有知识的贵族和资本家，想出什么“资本集中”的种种法子，金钱就渐渐流入田主和工厂老板的手中。他们既将土地，和机器，房屋，收归他们自己，叫做什么“不动的财产”。又将叫做动的财产的金钱，收入他们的府库（银行）。于是替他们作工的千万平民，反只有一佛郎一辨士的零星给与。作工的既然没有金钱，于是生出了贫富阶级。贵族资本家有了知识和金钱，他们即便设军营练兵，设工厂造枪。借着“外侮”的招牌，便几十师团几百联队的招寡起来。甚者更仿照抽丁的办法，发明什么“征兵制度”。于是强壮的儿子当了兵，遇着问题，就拿出机关枪，去打他们懦弱的老子。我们且看去年南军在满南败退时，不打死了他们自己多少的老子吗？贵族和资本家利用这样的妙法，平民就更不敢做声，于是生出了强弱的阶级。

可巧他们的三种法子，渐渐替平民偷着学得了多少。他们

当做“枕中秘”的教科书，平民也偷着念了一点，便渐渐有了知识，金钱所以出的田地和工厂，平民早已窟宅其中，眼红资本家的舒服，他们也要染一染指。至若军营里的兵士，就是他们的儿子，或是他们的哥哥，或是他们的丈夫。当拿着机关枪对着他们射击的时候，他们便大声的唤。是一片唤声，早使他们的枪弹，化为软泥。不觉得携手同归，反一齐化成了抵抗贵族和资本家的键将，我们且看俄罗斯的貔貅十万，忽然将鷙旗易了红旗，就可以晓得这中间是很深的道理了。

平民既已将贵族资本家三种法子窥破。并窥破他们实行这三种，是用联合的手段。又觉悟他们的人数是那么少，我们的人数是这么多。便大大的联合起来，联合以后的行的行动，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他们拼命的倒担，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克思。一派较马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愿的工作。贵族资本家，只要他回心向善能够工作，能够助人而不害人，也不必杀他。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们要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和乐亲善——不是日本的亲善——共臻盛世，这派的首领为一个生于俄国的叫做克鲁泡特金。

我们要知道世界上事情，本极易为，有不易为的，便是因于历史的势力。——习惯——我们倘能齐声一呼，将这历史的势力冲破。更大大的联合，遇着我们所不以为然的，我们就列起队伍，向对抗的方面大呼。我们已经得了实验，陆荣廷的子弹，永世打不倒曹汝霖等一般好人，我们起而一呼，奸人就要站立身来发抖，就要舍命的飞跑。我们要知道别国的同胞们。是通常用这种方法，求到他们的利益。我们应该起而仿效，我们应该进行我们的大联合！

（原载“湘江评论”第二期，1919年7月21日出版）

毛 泽 东

## 民众的大联合（二）

以小联合作基础

上一回的本报，已说完了“民众的大联合”的可能及必要。今回且说怎样是进行大联合的办法？就是“民主的小联合”。

原来我们想要有一种大联合，以与立在我们对面的强权者害人者相抗，而求到我们的利益。就不可不有种种做他基础的小联，我们人类本有联合的天才，就是能群的天才。能够组织社会的天才。“郡”和“社会”就是我所说的“联合”。有大群，有小群，有大社会，有小社会，有大联合，有小联合，是一样的东西换却名称。所以要有群，要有社会，要有联合，是因为想要求到我们的共同利益，共同利益因为我们的境遇和职业不同，其范围也就有大小的不同。共同利益有大小的不同，于是求到共同利益的方法，（联合）也就有大小的不同。

诸君！我们是农夫。我们就要和我们种田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以谋我们种田人的种种利益。我们种田人的利益，是要我们种田人自己去求，别人不种田的，他和我们利益不同，决不会帮我们去求。种田的诸君！田主怎样待遇我们？租税是重是轻？我们的房子适不适？肚子饱不饱？田不少吗？村里没有没田作的人吗？这许多问题，我们应该时时去求解答。应该和我们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切切实实章明较著的去求解答。

诸君！我们是工人。我们要和我们做工的同类结成一个联

合，以谋我们工人的种种利益。关于我们做工的各种问题，正值的多少？工时的长短？红利的均分与否？娱乐的增进与否？……均不可不求一个解答。不可不和我们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切切实实章明较著的去求一个解答。

诸君！我们是学生。我们好苦，教我们的先生们，待我们做寇仇，欺我们做奴隶，闭锁我们做囚犯。我们教室里的窗子那么矮小光线照不到黑板，使我们成了“近视”，桌子太不合式，坐久了便成“脊柱弯曲症”。先生们只顾要我们多看书，我们看的真多，但我们都不懂，白费了记忆。我们眼睛花了，脑筋昏了，精血亏了，面色灰白的使我们成了“贫血症”。成了“神经衰弱症”。我们何以这么呆板？这么不活泼？这么萎缩？呵！都是先生们迫着我们不许动，不许声的原故。我们便成了“僵死症”。身体上的痛苦还次，诸君！你看我们的试验室呵！那么窄小！那么贫乏——几件坏仪器，使我们试验不得。我们的国文先生那么顽固。满嘴里“诗云”“子曰”清底却是一字不通。他们不知道现今已到了20世纪，还迫着我们行“古礼”守“古法”一大堆古典式死尸式的臭文章，迫着向我们脑子里灌。我们阅书室是空的。我们游戏场是秽的，国家要亡了，他们还贴着布告，禁止我们爱国。象这一次救国运动，受到他们的恩赐真多呢！唉！谁使我们的身体，精神，受摧折，不愉快？我们不联合起来，讲究我们的“自教育”，还待何时？我们已经陷在苦海，我们要求讲自救：卢梭所发明的“自教育”正用得着。我们尽可结合同志，自己研究。咬人的先生们，不要靠他。遇着事情发生——象这回日本强权者和国内强权者的跋扈——我们就列起队伍向他们作有力的大呼。

诸君！我们是女子。我们更沉沦在苦海！我们都是人，为什么不许我们参政？我们都是人，为什么不许我交际？我们一篇一篇的聚着，连大门都不能跨出。无耻的男子，无赖的男子，

拿着我们做玩具，教我们对他长期卖淫，破坏恋爱自由的恶魔！  
破坏恋爱神圣的恶魔！整天的对我们围着，什么“贞操”却限  
于我女子！“烈女祠”遍天下，“贞童庙”又在那里？我们中  
有些一窟的聚着在女子学校，教我们的又是一些无耻无赖的男  
子，整天说什么“贤母良妻”无非是教我们长期卖淫专一卖  
淫，怕我们不受约束，更好好的加以教练。苦！苦！自由之神！  
你在那里！快救我们！我们于今醒了！我们要进行我们女子的  
联合！要扫荡一般强奸我们破坏我们身体精神自由的恶魔！

诸君！我们是小学教师，我们整天的教课，忙的真很！整  
天的吃粉条屑，没处可以游散舒吐。这么一个大城里的小学教  
师，总不下几千几百，却没有专为我们而设的娱乐场。我们教  
课，要随时长进学问，却没有一个为我们而设的研究机关。死板  
板的上课钟点，那么多，并没有余时，没有余力，——精神来  
不及！——去研究学问。于是乎我们变了留声器，整天演唱的不  
外昔日先生们教给我们的真传讲义，我们肚子是饿的，月薪十  
元八元，还要折扣：有些校长先生，更仿照“刻减军粮”的办  
法，将政府发下的钱，上到他们的腰包去了。我们为着没有钱，  
我们便做了有妇的鳏夫。我和我的亲爱的妇人隔过几百里几十  
里的孤住着，相望着，教育学生讲的小学教师是终身事业，难  
道便要我们做终身的鳏夫和寡妇？教育学上原说学校应该有教  
员的家庭住着，才能做学生的模范，于今却是不能。我们为着  
没钱，便不能买书，便不能游历考察。不用说了！小学教师横  
直是奴隶罢了！我们要想不做奴隶，除非联结我们的同类。成  
功一个小学教师的联合。

诸君！我们是警察。我们也要结合我们同类，成功一个有  
益我们身心的联合。日本人说，最苦的是乞丐，小学教员，和  
警察，我们也有点感觉。

诸君！我们是车夫。整天的拉得汗如雨下！车主的债钱那么

多！得到的车费这么少！何能过活，我们也有什么联合的方法么？

上面是农夫、工人、学生、女子、小学教师、车夫、各色人等的一片哀声，他们受苦不过、就想组成切于他们利害的各种小联合。

上面所说的小联合，象那工人的联合，还是一个很大很笼统的名目，过细说来，象下列的

铁路工人的联合，

矿工的联合，

电报司员的联合，

电话司员的联合，

造船业工人的联合，航运工人的联合，

五金业工人的联合，

纺织业工人的联合，

电车夫的联合，

街车夫的联合，

建筑业工人的联合……

方是最下一级小联合。西洋各国的工人，都有各行业的小联合会。如运输工人的联合会，电车工人联合会之类，到处都有。由许多小的联合，进为一个大的联合，由许多大的联合，进为一个最大的联合。于是什么“协会”，什么“同盟”，接踵而起。因为共同利益，只限于一小部分人，故所成立的为小联合。许多的小联合彼此间利益有共同之点，故可以立为大联合，象研究学问是我们学生分内的事，就组成我们研究学问的联合。象要求解放要求自由，是无论何人都有分的事，就应联合各种各色的人，组成一个大联合。

所以大联合必要从小联合入手，我们应该起而仿效别国的同胞们。我们应该多多进行我们的小联合。

（原载“湘江评论”第三期1919年7月28日出版）

毛 泽 东

## 民众的大联合（三）

### 中华“民众的大联合”的形势

上两回的本报已说完了（一）民众大联合的可能及必要，（二）民众的大联合，以民众的小联合为始基。于今进说吾国民众的大联合我们到底有此觉悟么？有此动机么？有此能力么？可得成功么？

（一）我们对于吾国“民众的大联合”到底有此觉悟么？辛亥革命，似乎是一种民众的联合，其实不然。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蹕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喚呐，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无关系。我们虽赞成他们的主人，却不曾活动。他们也用不着我们活动。然而我们却有一层觉悟。知道圣文神武的皇帝，也是可以倒去的。大逆不道的民主，也是可以建设的。我们有话要说，有事要做，是无论何时可以说可以做的。辛亥而后，到了丙辰，我们又打倒了一次洪宪皇帝。虽然仍是少数所干，我们却又觉悟那么威风凛凛的洪宪皇帝，原也是可以打得倒的。及到近年，发生南北战争，和世界战争，可就更不同了，南北战争结果，官僚、武人，政客，是害我们、毒我们，朘削我们，越发得了铁证。世界战争的结果，各国的民众，为着生活痛苦问题，突然起了许多活动。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施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因为之改容。

全世界为之震动。匈牙利崛起，布达佩斯又出现了崭新的劳农政府。德人奥人捷克人和之，出死力以与其国内的敌党搏战。怒涛西迈，转而东行，英法意美既演了多少的大罢工，印度朝鲜又起了若干的大革命。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臬，屡演活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喙！我们知道啦！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

（二）吾国民众的大联合业已有此动机么？此问我直答之曰“有”。诸君不信，听我道来——

溯源吾国民众的联合，应推清末諮议局的建立，和革命党——同盟会——的组成。有諮议局乃有各省諮议局联盟请愿早开国会的一举。有革命党乃有号召海内外起兵排满的一举。辛亥革命，乃革命党和諮议局合演的一出“痛饮黄龙”。其后革命党化成了国民党，諮议局化成了进步党，是为吾中华民族有政党之始。自此以后，民国建立，中央召集了国会，各省亦召集省议会，此时各省更成立三种团体，一为省教育会，一为省商会，一为省农会。（有数省有省工会。数省则合于农会，象湖南）。同时各县也设立县教育会，县商会，县农会。（有些县无）此为很固定很有力的一种团结。其余各方面依其情势地位而组设的，各种团体，象

各学校里的校友会，  
旅居外埠的同乡会，  
在外国的留学生总会，分会，  
上海日报公会，  
宋球中国学生会，  
北京及上海欧美同学会，

北京华法教育会。

各种学会（象强学会，广学会，南学会，尚志学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科学社，亚洲文明协会……）各种同业会，（工商界各行各业，象银行公会，米业公会……，各学校里的研究会，象北京大学的画法研究会，哲学研究会……有几十种）

各种俱乐部……

都是近来因政治开放，思想开放的产物，独夫政治时代所决不准有不能有的。上列各种，都很单纯，相当于上回本报所说的“小联合”最近因政治的纷乱，外患的压迫，更加增了觉悟，于是竟有了大联合的动机。象什么

全国教育会联合会，

全国商会联合会，

广州的七十二行公会，上海的五十三公团联合会，

商学工报联合会，

全国报界联合会，

全国和平期成会，

全国和平联合会，

北京中法协会，

国民外交协会，

湖南善后协会，（在上海）

山东协会，（在上海）

北京上海及各省各埠的学生联合会，

各界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

都是。各种的会，社，部，协会，联合会，固然不免有许多非民众的“绅士”“政客”在里面，（象国会，省议会，省教育会，省农会，全国和平期成会，全国和平联合会等，仍完全的绅士会，或政客会）然而各行各业的公会，各种学会，研究会等，则纯粹平民及学者的会集。至最近产生的学生联合会，各

界联合会等，则更纯然为对付国内外强权者而起的一种民众大联合，我以为中华民族的大联合的动机，实伏于此。

(三) 我们对于进行吾国“民众大联合”果有此能力么？果可得成功么？谈到能力，可就要发生疑问了。原来我国人只知道各营最大合算最没有出息的私利，做商的不知设立公司，做工的不知设立工党，做学问的只知闭门造车的老办法，不知同共的研究。大规模有组织的事业，我国人简直不能过问。政治的办不好，不消说。邮政和盐务有点成绩，就是依靠了洋人。海禁开了这久，还没一头走欧洲的小船，全国唯一的“招商局”和“汉冶萍”，还是每年亏本，亏本不了，就招入外股。凡是被外人管理的铁路，清洁，设备，用人，都要好些。铁路一被交通部管理，便要糟糕。坐京汉、津浦、武长、过身的人，没有不嗤着鼻子咬着牙齿的！其余象学校办不好，自治办不好，乃至一个家庭也办不好，一个身子也办不好，“一丘之貉”“千篇一律”的是如此。好容易谈到民众大联合？好容易和根深蒂固的强权者相抗？

虽然如此，却不是我们根本的没能力。我们没能力，有其原因，就是“我们没练习”。

原来中华民族，几万万人，从几千年来，都是干着奴隶的生活，只有一个非奴隶的是“皇帝”（或曰皇帝也是“天”的奴隶，皇帝当家的时候，是不准我们练习能力的。政治，学术，社会，等等，都是不准我们有思想，有组织，有练习的。

于今却不同了，种种方面都要解放了。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

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拚命向前！我们黃金的世界，光荣灿烂的世界，就在面前！

（原载“湘江评论”第四期1919年8月4日出版）

# Bolshevism 的胜利

李 大 剑

“胜利了！胜利了！联军胜利了！降服了！降服了！德国降服了！”家家门上插的国旗，人人口里喊的万岁，似乎都有这几句话在那颜色上音调里隐隐约约的透出来。联合国的士女，都在街上跑来跑去的庆祝战胜。联合国的军人，都在市内大吹大擂的高唱凯歌。忽而有打碎德人商店窗子上玻璃的声音，忽而有拆毁“克林德碑”砖瓦的声音；和那些祝贺欢欣的声音遥相对应。在留我国的联合国人那一种高兴，自不消说。我们这些和世界变局没有很大关系似的国民也得强颜取媚，拿人家的欢笑当自己的欢笑；把人家的光荣做自己的光荣。学界举行提灯。政界举行祝典。参战年余未出一兵的将军，也去阅兵，威风凛凛的耀武；著“欧洲战役史论”主张德国必胜后来又主张对德宣战的政客，也来登报，替自己做政治活动的广告，一面归咎于人，一面自己掠功。象我们这种世界上的小百姓，也只得跟着人家凑一凑热闹，祝一祝胜利，喊一喊万岁。这就是几日来北京城内庆祝联军战胜的光景。

但是我辈立在世界人类中一员的地位，仔细想想：这回胜利，究竟是谁的胜利？这回降服，究竟是那个降服？这回功业，究竟是谁的功业？我们庆祝，究竟是为谁庆祝？想到这些问题，不但我们不出兵的将军，不要脸的政客，耀武夸功，没有一点趣味；就是联合国人论这次战争终结是联合国的武力把德国武力打倒的，发狂祝贺，也是全没意义。不但他们的庆祝夸耀，是全无意味；就是他们的政治运命，也怕不久和德国的军国主